

文艺

围棋二三往事

□ 于志斌

一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,父亲的单位返还了从我家抄去的一些物品,其中有一副围棋,我因此知道了围棋。

父亲爱下棋,此前他先后教会我跳棋、军棋、象棋。记得在某几个闲暇日子里,父亲饶有兴趣地教我下围棋。可惜我愚钝,又贪玩别的东西,几次下来竟然没有入门。不过父亲还顺便为我传授了五子棋下法,我侥幸看懂了一点儿,以为学会了,后来才知道五子棋也有广袤而高明之境,我离之甚远。

上大学以后,同学中会围棋的有好几人,其中一位叫嵇成中,曾任省围棋队主力,据说拥有专业段位。同学们下围棋,我旁观亦能入迷,这好似古人云:虽不得肉,贵且快意。只是就在意犹未尽之时,我会穿越到父亲及其围棋的往事中,颇为自我没有学会围棋,深刻自我反省一番,也不免有点懊恼。

在我老友中,图书编辑吴万平和大学教师宁铂皆为手谈高手。有神童之誉的宁铂,曾与方毅副总理对弈,并且两盘皆胜;十三岁时他被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,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学生之一员,毕业后留校任教。有一天宁铂来我办公室玩,我把宁铂介绍到同室工作的老吴。在他俩尚未进一步交流的情形下,我捣鼓他们下了盘围棋。记得那一天下棋,是在合肥三孝口九州大厦七楼会议室进行的,来来去去的观战者,不计其数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我依然没有进入围

棋之门,依然喜欢看围棋比赛,尤其爱把围棋子儿拿在手中玩儿。去年十二月,我们同学几人在老嵇家聚会,有机会触摸他那珍贵的围棋子儿,如泉的记忆便涌了出来,什么金角银边烂肚皮,什么冲断长立飞拆扳、什么一子镇神头……

二
老吴弈棋癖极大,约战过四面八方的棋手。与他的棋癖可以相提并论的,是他的香烟也几乎不停吸。编书过程如此,下棋亦同。他有时陷入长考,或把一支烟吸完,不见落子;或一支烟烧着,早已挂了大半截子烟灰,兀自挂而不坠,很像老吴的某种性格。一癖一瘾,相得益彰。这也成了他的一大招牌,朋友们都是知道的。

一九八四年,中日围棋擂台赛首次开战,举国轰动。第二年老吴从省图书馆调到黄山书社,我见他对逐年举办的擂台赛,几乎到了每战实况必看的境界,好在那时候上班也不必打卡,编辑室里大家相处和谐,早到的人拎着暖水瓶去打来开水。因为看棋赛迟到的老吴,时常一边冲泡茶水,一边歉意:“明天我来打水……我来我来”。第二天他或许来得早,就打了开水;或许因为什么缘故没兑现,他总是不忘歉意地笑道:“明天我来打水……我来我来”,好像怕被别人抢去了这打开水的活儿。

那几年,国人对围棋及其中外围棋赛事,都眼热得紧。我知道,包括本人在内,安徽出版总社所辖的九州大厦,有好几位编辑

想开拓围棋类选题。可那时候,书社同仁深受出书范围规定的限制,好像书社只能搞古籍、近代以前历史,古典文学,以及地方旅游类选题,除此之外,想要搞出一点特色和不同凡响,那是很难的。

老吴自觉地活动起来,他的围棋选题不仅得到了社长的大力支持,也被上级批准同意了。一九八八年六月,老吴责任编辑的《百家死活妙手》出版了。此书原名“关西棋院35周年纪念集”,这书名儿也印在了封面上,不过字小色浅,突出地衬托出“百家死活妙手”,让人一眼看去,就心生欢喜。这实在是编辑用心之妙造也。

《百家死活妙手》初版二万册,很快就二刷了。

三
我是在老吴的围棋选题申报成功后,就开始琢磨搞什么样的围棋书了。我因为喜欢抄录野史笔记杂录私乘中的有趣内容,如《杜阳杂编》所载唐代国手顾师言以“镇神头”制胜之故事,早在大学时就被我抄录于笔记本中,是以我最初就是想搞一本围棋历史故事书。这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域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市面上讲围棋历史故事的图书不可能有许多。即或有之,我也有意要在一些方面超越它们。我要做的,当然是史料有据、内容丰富,别出心裁,具有知识性、趣味性、可读性的大众通俗读物。可惜我想得容易,别人做起来甚难。我约了一些人谈了谈,大致都回以“没有用比较多的时

间去收集和爬梳史料,这事难办”。

那时候围棋热,市场是等不了许久的,必须抓紧约稿了。我向时任中日友好围棋会馆馆长的王汝南先生组稿。

王汝南是安徽合肥人。在江淮大地,少年王汝南的围棋故事被人们津津乐道,也激励和鼓舞了很多人士走上了棋童、棋手之路。中日围棋擂台赛进行中,王汝南讲解了一些关键局的比赛,我是他的千千万万的观众之一员,可我在观听时的感觉和心情,与绝大多数的观众一定不同。王有浓郁的合肥乡音,他为了东南西北的人们对自己的讲解都能听得明白些,遂往普通话方面靠一靠,结果就形成了“江淮普通话”,在我听来,就是乡里乡亲的一个人正在撒腔,既亲切又得味。我那时想,你我就是老乡,你下围棋那么有水平,你讲围棋又那么生动有趣,你的拥趸无数,我不向你约稿,还向谁去约呀?

在那时候,我向作者约稿是以写信为主,出差见面为辅。我搞到王汝南在北京的地址后,写信寄去了。大概我的两封信感动了王汝南,他起了乡情,才提笔详细答复。“我近来因各种杂事缠身,也很难真正坐下来写书。现在出的三本书都是前几年搞的,我自己动不了笔,更难协助你们去竞争,实在对不起。”

一九八八年三月,第四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开赛。王汝南回复我这封信的后十日,这一届比赛结束,日方以7胜2负获胜。而我则在这一次组稿失败以后,就再也没有搞围棋选题的雄心壮志了。

伍尔夫的房间

□ 雪樱

十年前,我读到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那句名言,“女人想要写小说,她就必须有钱,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。”这句话不知贻误了多少人,反正我是被误读了,为了拥有一间房间而拼命努力,到头来发现,房间根本不是想象的那样,而是心灵的房间——不管一居室、两居室,还是三室一厅、四室两卫,压根不是那么一回事。房间指向的是独立人格,是女性自我本身。

没有自我的人是可悲的。把自我弄丢的人是失败的。眼看年龄奔四,我总算悟出一点不是真理的真理。命运给我的一拳暴击是不可逆的痛楚,伴随终生的残缺,就像上帝苦心孤诣做的一个记号,永远与别人不同,现实生活中又不得不活得相同,饱受委屈和煎熬难以言述。于是,我把自己关了起来,心上拴上一把锁,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,自己与自己对话,自己重新生下自己,我变成纸上的夜行动物,就像《过于喧嚣的孤独》里的那个打包工汉嘉,在阴暗的地下空间给书籍和纸张打包,一千就是三十五年,最后把自己像书一样打进废纸包。我能够想象到溶溶暮色下他安静而动人的姿态,他的孤独是他的盔甲,也是他的月光,任何人都无法侵犯和剥夺。

我需要靠书籍的加持,才能活得更像个人。但有一段时期,我对阅读失去信心,特别是父亲病逝后,没有一本书能够治愈我的伤

痛,疯狂地向外扩张,求索,欲抓住一根救命稻草,最后发现还是离不开书的光照。是的,我始终相信好书都自带精神光源,能够洗尘去污,点亮心灵。于是,我又重新回归到以前的纯粹状态,以书为伴,来杯咖啡,保持清醒,才有可能进入自由、自由的女神外表高冷,她看不上趋炎附势,瞧不上谄媚讨好,她钟情的是灵魂的舒展和惬意,她看重那种悬崖边上的挑战者,那些冒险的旅行者,她看重的是诗性本身。

或许,有人会问心灵房间究竟在哪里?对女性而言,在菜市场的摊位上,厨房里的炉灶旁,地铁的座椅上、化妆桌的镜子前……无处不在,无处不显,只是很多时候肉眼看不到,需要用心体味。我就亲眼在农贸市场摊位前,看到一穿着碎花棉袄的女子翻看小说,那本书旧得没了外皮,她却看得津津有味,那一幕场景叫人有些感动,顿觉时光对每个人都是如此慷慨而仁慈。鲁迅先生说过,“人必生活着,爱才有所附丽。”这里的生活,包括精神生活。女人的心灵房间是精神的花园,适合一个人孤独遐思,既可以天马行空,也能环游世界,或发呆果,听时间一声叹息,又从指尖滑落,也是美好的事情。

坐拥心灵的房间,关键要在暗处下功夫。且看《红楼梦》第44回,贾母带着刘姥姥游大观园,一路来到潇湘馆,刘姥姥看到窗

下案上设着笔砚,书架上垒着满满的书,便说,“这必定是那位哥儿的书房了。”当听说林黛玉的房间,她笑道,“这哪像小姐的绣房,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。”曹雪芹极为巧妙,借刘姥姥之口说出未竟之语,黛玉的才华不一般,而薛宝钗的房间:“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,并两部书,茶奁茶杯而已。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,衾褥也十分朴素。”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写出《葬花吟》的是黛玉而不是宝钗,为什么宝玉爱的是黛玉而不是宝钗。黛玉的泪水,映照现实的困境,黛玉的房间,映照生命的境界——“诗歌不是练习修辞,而是一场烈火”,黛玉的这场火冲破樊笼,追求自由,一句“天尽头,何处有香丘”叩问生命的本质。诗在暗处,孕育出光,在被遮蔽和被忽略的细节中,需要我们去发现和觉醒,正如对心灵房间的觉醒。

我的大多数时光都是在暗处,因为没白没黑的疼痛。过去,我以这种疼痛为耻,挥之不去的魅影,如炼狱般的煎熬,犹如给人判了无期徒刑。后来,我在文学的国度中甩掉了病耻感,取而代之的是精神的满足感。只要思想站立,随时都能高飞;只要思考不歇,随时都能起舞。一如爱尔兰女作家希内德·格利森,她的髓关节做过手术,她把身体里的全部金属视作人造的星星,“它们在皮肤底下闪闪发光,一个由新旧金属组成的星

群。”如此浪漫,至死不渝,令我深深敬畏。

那不可救药的疼痛,眼看变成助燃剂,眼看变成保护壳,庇护我的自由夜行,漫无目的,随心所欲。诗人里尔克在《马尔特手记》中说,“我们每个人的死都一直藏藏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,就像是一粒水果里面包裹着它的果核。”果核指向“居于幽暗的努力”,也是生死的终极课题。

我因此顿悟:当我写作的时候,书桌就是我的房间;当我休息的时候,稿纸就是我的床榻;当我外出的时候,随身携带的书本就是我家——而且,能够随时与星星对话,听风唱歌,说不定还能遇到萤火虫开Party。如果让我给伍尔夫写封信,我一定会发出邀请:欢迎来到我的房间,一起坐下喝杯咖啡吧。

“不必匆忙。不必火花四溅。不必成为别人,只需做自己。”这才是伍尔夫最想说的话。“做自己”三个字,似易实难,关键要拥有享受孤独的能力,和一副强大的精神胃口。还是诗人路也的生活态度最深得我心:“我有一套房子,三室一厅或者四室一厅,一间房子用来写小说,一间房子用来写散文随笔,一间房子用来写诗,一间房子用来写评论,而门厅用来教书和过日子的。”我的房间也在不断扩大疆域,希望有一天能像诗人那样游刃有余,最起码要把日子过得像春风那样浩荡而多情。

坊间

我的老家胶东地区春节有吃隔年饭的习俗。

农历大年三十的下午,迎春的对联已经贴好,大红灯笼也在院子里升起来了。挂起族谱,摆上贡品,点燃蜡烛。孩子们在家长的指挥下,一边在锅灶前跪拜灶王爷的灵牌,一边烧纸钱,嘴里虔诚地祷告灶王爷“上天言好事,下凡降吉祥”。之后,家里的一众男丁便擎着挂了招魂纸的秫秸,到村外的祖坟前放上一通鞭炮,恭请自家逝去的亲人们“回家过年”。上述仪式走完后,回到家里已近黄昏,此时,女眷们操持的隔年饭便摆上了炕桌。按照老幼尊卑的次序依次上桌,安然坐定后,最长的人端起酒杯发话,一大家子人便操起筷子,其乐融融地吃了起来。

印象中,隔年饭是我们家一年里最丰盛的,最美味,最可口的一顿佳肴。一鸡、二鱼两个“硬菜”自不可少;寓意新年祈福的白菜豆腐炖猪肉也是一定要有的;其他的则由现成的蔬菜充数。当年,白菜、萝卜和土豆是春节期间的当然主角。经过母亲巧手拮据,似乎总能搞出“八菜一汤”的“豪华大席”来。当然了,我们也没少用“土豆丝、土豆块,外加土豆片”来拿家的“凑合劲儿”开玩笑。后来,日子好了许多,各种海鲜上桌,白菜、萝卜和土豆悄然退场。这个时候,我们的口味却是

发生了变化,开始埋怨“大鱼大肉太腻了”,要求适当搭配一些蔬菜。显然,这个要求在母亲心里也不过分。因为,反季蔬菜已经充斥了市场的各个角落。韭菜、韭黄、蒜薹、芹菜、黄瓜、茭瓜、茄子等各种细菜应有尽有,再也不用围绕土豆做文章了。

爷爷在世时,我们家一直恪守着“父子不同席,女人不上桌”的习俗。而吃隔年饭却是个例外,不仅女人、孩子们可以上桌享用美味,而且还可以与长辈一起嘻嘻哈哈地举杯共饮。有一次,隔年饭的餐桌上,除了高度地瓜烧白酒之外,还摆上了烟台张裕葡萄酒。父亲说,这款酒特别适合女人喝,果香浓郁,且酒精度数不高。女眷们一喝,果然甜丝丝的,不像白酒那样辣口。于是,便放松了警惕。一口接一口地品,一杯接一杯地喝。等酒足之后,外出抱柴准备煮饺子的时候,被凉风一吹,葡萄酒的劲儿便上了头。她们个个里倒歪斜,脚步不稳。特别是我嫂子,脚底发飘,“似踩在了棉花上”,只能“躺平”罢了工。无奈之下,只能由男人们下厨来煮除夕的饺子。

在吃隔年饭的餐桌上,“数说家史”一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保留环节,那一般是在“酒过三杯,菜品五味”之后开启的项目。起初由爷爷主讲,后来爷爷的年纪大了,记忆力开始下降,往往今年讲的与上一年讲的

“对不上茬口儿”,甚至会发生严重的情节上的错乱。于是,主讲人后来便换上了父亲。关于我们家族的故事,一年一讲,在隔年饭的餐桌上绵延相传,在我很小的时候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——

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光彩的创业史,尚在他懵懂的年纪便跟随大人闯关东,到海参崴去做生意,且正儿八经地发了财。后来,他携带着不菲的资产荣归故里,买地,建房,经商,成为镇上坐头把交椅的大财主,一时风光无限。好景不长,日本鬼子后来无耻地侵入了中国。一方面,国民政府的贪官污吏炮制出了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对百姓进行盘剥;另一方面,日本鬼子蛮横地抢夺劫掠,甚至在投降前干脆来镇上放了一把大火。及至抗战胜利前夕,崔氏家族已经破落成十足的贫困户。但是,出生于1931年的父亲,毕竟在童年时代“曾经阔过”,这使得他得以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,且练就了一手好书法。每到春节来临,父亲便成了乡党争相追捧的明星式人物,左邻右舍纷纷拿着红纸来求他写春联。作为回报,许多人一般会精心选些蔬果或食品相送。因此,我家的隔年饭也往往比别人家丰盛。小小心纪,我就感受到了知识的力量,暗暗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,成为父亲那样受敬重的人。但是,

我的学业生涯似乎并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。原因是,我打小就有口吃的毛病。每每回答老师提问,总是磕磕巴巴,引来同学哄堂大笑。一来二去,我便对上学的事情发了愁,犯了难,最后干脆辍学在家。为此,家人们也感到无比头疼。母亲后来从一位过路客人的口中得知一个治疗口吃的民间偏方:吃隔年饭的时候,只要这个孩子开口说话,趁其不备,用捞饺子的箢篱猛磕其后脑勺一下,一招见效。为此,母亲决定试一试。本来,我们家平日里的用都是铁筷子,为了安全起见,专门在集市上买了一把柳条箢篱。大姐、二姐和哥哥都举手要求充当箢篱治病的操盘手。最后还是让二姐抢到了这个任务。在隔年饭的餐桌上,我在浑然不知,猝不及防中遭遇了一把柳条箢篱的突然袭击。我本能地起身,哇哇大哭着夺过二姐手中的箢篱,疯狂地向二姐反击。无论家人怎样笑着拉架,我还是坚持把箢篱打得稀烂才住手。

关于我的口吃问题,那顿隔年饭并没得到解决。我在磕磕绊绊中读完了小学,又读初中。直到高中阶段,才在语文老师的指导下得以纠正。但是,那次隔年饭餐桌上的意外遭遇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二姐也牢记着当年的情景,多年过后,她时常告诫自己的孩子说:“你二舅的脾气太暴躁了,不好惹,实在是不好惹啊。”

跋履

遇见青松

□ 纪明涛

2023年的最后一天,我决定清晨去爬一次双山公园。双山公园是一个小点的城市山头公园,山不高,海拔134.3米,有环山路,适合徒步行走,可欣赏一路的山景,可登顶一览众山小,在山顶眺望整座城市的肌理,感受城市的轮廓。

清晨,拂晓时分,天气依然阴霾,我戴上手套,帽子,出发……沿着宽阔平整的石砌环山步道缓缓登山,一路上的遇到不少早起晨练的人。山上的树种比较丰富,红枫、松柏、紫叶李,刺槐……大多数树木已经落叶,只剩下造型各异的枝干,众多喜鹊的巢穴暴露在枝头。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凛冽的寒风吹走了我们喜爱的大部分绿色,在半山坡里只留下了泛黄的女贞,灰扑扑的侧柏和圆柏,还有各式各样的灌木。这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大大小小的黑松和雪松,在黄叶满地、一片寂寥的景象中兀自碧绿。

向山顶眺望,一眼望不到头的松林,棵棵黑松的树杆挺拔苍劲有力,分枝弯曲多姿,树冠层次有别,树皮黝黑发亮,宛若龙鳞。叶色深绿常青,针叶向上坚硬,焕发出勃勃生机。一排排如卫士般坚守在山路两侧,傲骨嶙嶙,不屑世俗。当我登到山顶上时,有一四角飞檐的观景亭,立于巨大的岩石之上,四周有几株造型别样的黑松格外引人注目。其枝杈横展,树冠如伞,针叶浓绿,树姿古雅。“枝柯偃后龙蛇老,根脚盘来爪距粗”。据其树径猜测,这几株黑松至少有三四十年的树龄,展现出了岁月苍苍里的霸气峥嵘。我徘徊在松林间,感受着松树的生长环境,感叹其毅力,感怀其坚韧,历经沧桑岁月,依旧挺拔如初,与风雨搏击,与霜雪鏖战。听着松林的飒飒声,伴随着远处喜鹊在枝头的雀跃声,宛如贝多芬的交响曲一样完美动听!

当我从西侧山头穿越松林到东侧山头时,在下山转弯处,遇到一排高大的雪松。远远地望去,那一棵棵雪松,手拉着手,肩并着肩,共同筑成了一道屏障,青翠缭绕。伴着枝头星星点点素净的雪,好似一幅绝妙的丹青山水图,令人陶醉流连。四季常青的雪松,是绿意的坚守者,在寒风和冰雪的世界中给天地增添一分生机。在我的眼中,在城乡已经广泛栽植的雪松是一种很平常的风景树种。但此时在山里,它又表现出不同的神韵,与周围的环境协调一致,浑然一体。正因为雪松有这样一种别致的风姿,自然而天成地与大山,与岩石构筑起一道动人的风景,松、山、石或许是天然的搭配,他们不应该分开。山无处不石、无石不松、无松不奇。松与山刚柔相济,韵味十足。石与松相辅相成,妙不可言。在怪石嶙峋的山坡上,松树屹立于陡峭的崖壁上,别具风采。岩石中,鸟衔来的种子落入石缝中,从此拼命地生长,一年四季葱茏挺拔,迎风傲立。松的苍翠、雪的洁白,天的蔚蓝,让我心绪飞扬。伫立在它们面前,人是如此渺小、小得如一粒尘埃,天地从容,敬畏之情油然而生。

倘若仔细观察雪松,冬季的雪松还是有颜色上的变化。有些呈黄绿色,没有秋的葱茏,但有冬的韵味。我惊叹生长于岩石之中的雪松,其生命力如此顽强,是其他树木难以比拟的。我很欣赏雪松,因为雪松有一种别样的风骨。它那粗大而笔直的主干,有一种冲天向上的气魄。而它的枝杈则任由自己的身子自由地向空中舒展,卓尔不群。同其他松树一样,雪松也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,其阳刚的外表之下又蕴含着“虎溪闲月引相过,带雪松枝挂薛萝”的清雅。透过雪松层绿的枝杈,不知多少文人寄托情感,留下跨越千年的诗作。在诗仙李白笔下,“愿君学长松,慎勿作桃李。受屈不改心,然后知君子。”在杜荀鹤笔下,“自小刺头深草里,而今渐觉出蓬蒿。时人不识凌云木,直待凌云道始高。”诗人们赞美的是松的品格,更是在表达对世间高尚人格的向往。大雪压青松,青松挺且直。要知松高洁,待到雪化时。陈毅元帅的一首绝句,将雪松屹立严寒的不屈书写得淋漓尽致。冬雪覆盖在松枝上,顿生诗意,小鸟栖息在松枝上,松树便充满了灵动与生机,一支支笔尖滑过,散落的文字便有了温暖和色彩。

当万物韶华谢去时,松作为“岁寒三友”,却始终苍绿傲立,与你相伴严冬。我走在遮光蔽日的松林中间,有些寒冷,但这怎能阻挡继续攀爬的决心。一路向上,一路向前,看着岩石周围盘根错节的根系,紧紧连接在一起,承受凛冬中的寒冷和风袭。裸露的树根就像一根根粗壮的血管一样,汲取着大地的营养。它们熬过了落叶时的痛苦,寒风时的绝望,它们也许懂得,最寒冷的时候,就是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,为着这一刻的到来,它们要以最潇洒的姿容,迎接春天的第一缕阳光。在岁月边缘徘徊的我终于懂得,该如何去面对寒冬。天不怕地不怕,坚韧不拔,笑傲世间,便是冰天雪地中最美的姿态。我轻拂那粗大的树干,不由喟叹,人生数十寒暑,在树的生命尺度里,不过是轻微的摇曳。也许再过几十年、几百年,观景亭、房屋、院落、公园周围的一切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不复存在,寥廓江天,四野茫茫,目光所及,唯有这些青松古树。

眺望远方,城市高楼大厦透薄雾,若隐若现。在困难的面前,我们都要做一棵青松,只有坚持才能见到胜利的曙光。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变化和挑战,在风雨中奔跑或许将成为生活的常态,我们要把生活中遭遇过的困境和失落,事业上遇到过挫折和瓶颈当成一种挑战和考验,如同青松面对严寒而愈发苍翠,使之成为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